

昆仑文学丛书
昆仑出版社



江奇涛 著

马蹄声碎



马 蹄 声 碎

江奇涛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昆仑出版社总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6.125·插页 1·字数 13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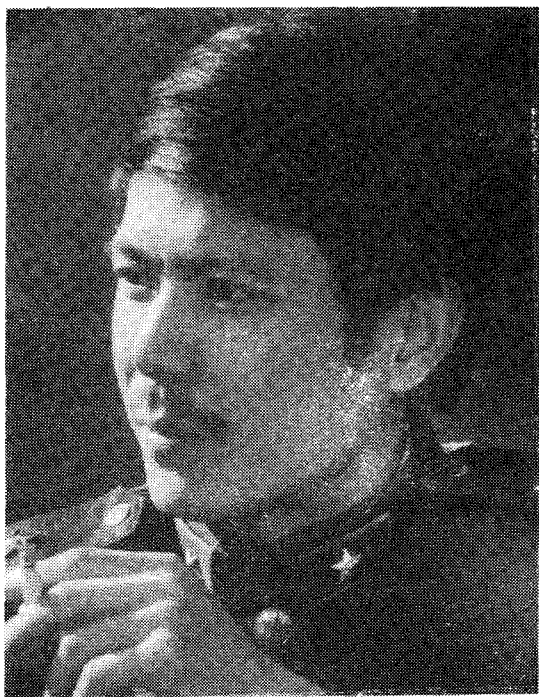
1990年6月第1版·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185

ISBN 7-80040-200-2/I·176

定价：2.60 元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

我写小说总把自己折腾的很苦，仿佛真地随着笔下的角色生生死死过几回，其实，我那是“笨”得如此。我常在说：我真笨！

江奇跃

作者小传

江奇涛，一九五四年生于合肥。十六岁从军，服役于一支防化学兵部队。当过防化侦察兵，营部书记，防化侦察排排长。后调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作了五年编辑记者。一九八三年底从事专业创作，为南京军区专业文艺创作室创作员。一九八七年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：《人·鸟·岛》、《雷场上的相思树》、《诞生与衰落》、《马蹄声碎》、《杂货店》等。著有电影剧本《雷场上的相思树》、《马蹄声碎》、《翱翔的群体》，前两部已拍成电影公映，后一部也由人改编为电视剧播放。

目 次

自序..... (1)

马蹄声碎..... (1)

雷场上的相思树..... (65)

马蹄声碎

二次南下失利后，方面军被迫撤出了天全芦山地区，向西康境内转进。同年六月，方面军主力在甘孜一带与二、六兵团会合，并准备由那里挥师北上，第三次穿越茫茫草地……

一

鲜水河从酱色的山体间流过，一点也不美，一点也不浪漫。

天蓝得可怖，雪山象镶在天边的一群立体的云。河滩极不平整，被淘金人反复捣腾过的砾石，一如被人啃剩下的肉骨头。晨雾刚刚散去，低郁的军号从上游传来，音符在打着旋儿的河面上跌跌撞撞。急骤的马蹄声不断地在陡岸上响彻，惊起了大群大群的乌鸦。它们亮着黑缎般的翅膀在空中翻飞，粗厉地叫嚷……

整条大河充满了不安的骚动与喧哗。

觉日喇嘛寺的高墙内，红军总医院正在遣散伤员。几百名情绪激动的伤员挤在院子里，哭声响成了一片。担架床前，一个腰间挂了支大号左轮手枪的总部代表正在对他们讲话：

“……你们留下来不要有什么羞愧，这是红军总司

令部的命令……”

他的话又被猛然提高了的恸哭声淹没了。

哭声中，一个伤兵狠命地撕扯掉缠在额前的绷带，一把朝总部代表掷了过来，歇斯底里地大喊道：

“让留下，还不如拿机枪把我们扫了！”

这一声狂呼，把伤兵们的情绪激化了许多。有人用拐杖拼命地敲着地面，拐杖都敲断了。许多双手从担架床上伸出，在空中乱抓乱舞。更多的人撕裂了嗓音在哭在喊：

“把我们带走吧，离开组织我们就完蛋了！”

“共产党……共去又共来……”

在这片动乱中，总部代表只有不吭声了。他知道伤兵中几乎都是党员骨干。总部代表的身后站着几十名担架团的人，他们在等着，等着他把话讲完，再把伤员们一一抬走。从昨天起，他们已经遣散了千余名伤兵，类似的场面瞧得都有些麻木了。

“……一个伤员，三人抬，三个人不能作战，”等哭声小了些，总部代表又接着讲：

“前面又要过草地，不要说你们了，就是好人都很困难……给你们五斗粮食、五块洋钱……”他刚开出价码，自己就掉泪了。

全场哭声震天，伤员们互相抱成一团。

只有一个人安详地躺在担架上，双目紧闭——九十二团团长陈子昆。

不仅因为他是伤兵中地位最高的人，需要克制。同时，他也知道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了。历来，没有后方的征战，伤兵的结局闭着眼就能想象得到。他自己也无法

摆脱——百丈关一役，一颗刘湘的子弹击穿了他的腰盘脊椎，整个下身都瘫了……此刻，他躺在担架上只想一件事：他的妻子还在总部运输营当兵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见到她？

神情疲惫的总部代表离开医院前走到他的担架前，俯身叫他：“老陈，陈子昆同志……”

他睁开眼，毫无表情地盯着总部代表。

“再见了！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没给你留件武器？”

他没说话。他原先的传令兵在一旁替他回答：“没给……只给了两百块光洋。”

“噢……没一样防身武器不行……这鬼地方，日他先人！”总部代表解下腰带上的手枪，掖到了陈子昆的身下。

“还有……组织上已经决定动员你妻子也留下，这样总好一些……”

这次，他微微一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可是总部代表已上马离去了。

两个担架兵走过来抬起他，他原先的传令兵背了半口袋银元跟在担架后面。他们出了觉日寺，沿着鲜水河岸，朝一处藏民村落走去。

担架轻微地颤悠着，一拨人，谁也不说话。

他就这么呆呆地仰视着天空，看着那黑羽翻飞，听着那粗厉的叫嚷。很快，他倦了，用一领羊毛氈蒙住了脑袋。

一只灰色的旱獭从岸边的洞穴中钻出来，肥硕硕的尾身在砾石上拖来拖去。担架兵、传令兵的目光一齐投视过去。

那旱獭憨态可笑地将肚皮朝天翻着，四爪儿玩弄着一株

野刺莓儿。担架兵、传令兵都忍不住笑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他们中间莫名其妙地传出了一声啞哑的枪响：“砰——”

早獭惊恐地蹿回了洞子，担架兵也吓傻了。

担架上，陈团长隔着那床毯子在抽搐。一缕殷红的血流奔突着顺着担架沿角流了出来，大颗大颗地滴落在酱色的尘埃中。

传令兵慌乱地去揭毯子。一支大号左轮手枪被带出，摔在地上，枪口残余着丝丝蓝烟儿。与此同时，毯子捂住的那股子浓腥的血气也冲人脑门地散发出来。传令兵的脸煞白煞白的，嘴角乱抽凉气，从那喉头里发出的尖叫简直不象是人的声音：

“他……他死了，团长自杀了……”

二

总部运输营离觉日寺约十五华里。

这里原是桑登土司的一处牛场，有一群黑乎乎的牛屎房子。藏人们用树枝搭出架子，每年用新鲜的牛屎糊上一次，权当砖瓦，住在里面并没有想象的臭味。紧挨牛屎房边，筑有老大的一圈栅栏，栅栏内铺了厚厚的牛粪，牛粪上陷满了蹄印，可谁也没见过一头牛，天晓得被藏人坚壁到哪儿去了。只有一个奴隶留下看守这片房子，他叫扎多，似乎犯过天条，足筋被人活活地抽了去，成天都在地上爬，爬行时，两条赤裸的腿脚软不叮当地翘在身后，活象两根没长毛的尾巴。扎多的主人虽不露面，却时常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。谁也弄不清，昨晚上这里怎么会起火的，两间牛屎房被烧塌，运输营的一匹馭马也烧成了重伤。这会儿，许多人都围着这匹马看。

可怜的马儿立在那里，四蹄儿打抖，已认不出先前的毛色了，浑身新红鲜嫩得象那刚出生的小耗子。四周的红军都使劲嗅那股子熟肉的焦味：“真惨！”“好香！”……那马身上能燃着的部分都烧过，两边的眼窝空空的，只剩下副焦黑溃烂的眶儿，独独嚼口上的缰绳还完好如初。一个背匣子枪的红军干部，盯着马，眉毛直打弯，“打死算了，省得它受罪！”他刚说完，身后就有人拣来了石块。“咣！”“啪！”“叭！”石块如冰雹般飞来，皮肉开花的闷声，肋骨折断的脆响，还有的声音简直是在打鼓、敲木鱼，疼得那马白牙崩咧，四蹄蹬刨，团团打转，唉唉悲鸣。它不晓得出了什么事。“一群笨家伙！石头能砸死呀？”背匣子枪的人大声呵斥着自己的部下。众人住了手。早有人飞快地取来把斧头，靠近那瞎马，朝马脖颈上勇敢地一抡。斧锋切割动脉的瞬间里，那瞎马几乎没甚反应，直到斧头拔出，哗！一股高压的温血喷了出来，溅老远，溅得那斧手一头一脸的。他也顾不得揩，一巴掌捂住那血洞，回身大叫：“快拿盆子！”人们如梦初醒，叮铃咣当，一阵忙乱……

马是有生物电波的。这边杀马，那边女班门前拴的两匹马也不安了，昂起脑袋，竖起两耳，捕捉着远处的声响。当那位不幸的同类发出的最后一声悲鸣传来，两匹马都默默地低垂下脑袋。

屋里，运输营女班的会议依然开得悠哉游哉。没人听到马叫唤，七名妇女战士围着一堆牛粪火，边打草鞋，边听着班长冯贵珍发言。

冯贵珍是个开会能手，女班芝麻大点的事，她都能收集上报。这会儿，她又严肃地指出了许多事：

“……我说同志们，今后你们能不能注意一点，行军队列里要尿，离得远一点，隐蔽一点，不要让那些二流子瞅个影儿就想入非非，特别是过草地，没个遮的、盖的……”

“那你让我们怎么办，再发个尿泡子！”隼芬不满意了。隼芬曾在军宣传队跳过“乌克兰”舞，是个老爱用眼睛和别人说话的姑娘。

“我是说要注意……还有，那些沾血的纸也扔得远一点，埋了，烧了。”

隼芬眯起眼睛，“哪有纸？我这小褂子都扯得差不多了……真想不到点子！”

冯班长脸红了，她鼻梁边上有三两颗麻坑坑，患天花落下的，因而对“点子”比较敏感。“我是说要注意！”她掩饰着。

“注意，注意，比如四班刘唤依，他患夜盲症，晚上行军你走哪儿他跟哪儿，你要寻方便，他还以为闹防空，听到尿叫唤，还问你‘什么情况？’……”

隼芬的话把妇女们都说笑了。只有田寡妇不得笑，她耳朵聋，有一回敌机扔炸弹，四颗炸弹掉一块儿，翻了好大一口塘，泥巴埋住了一二十个人，她也在里面，扒出来后，耳朵从此聋掉了，打雷也听不见。

隼芬依然小嘴气鼓鼓的：“说句正经话，这几月来，咱班有谁还记得自己是个女人？”

冯贵珍不说话了。这时，门外有人喊：“女班来领马肉噢——”

冯班长让聋大姐去领，这位老大姐难过得象去开追悼会一样。其余妇女也都啧啧地咂着嘴，她们对那瞎马儿确有感情，行起军来，小包袱、干粮袋老往那马背上搭。

“不错，那个刘唤侬真难缠……”女兵张大脚顺着先前隽芬的话题继续发言：“二过草地时，他眼睛老盯着我这件皮斗篷，非要吃它不可，我不同意，吃掉了，我穿什么呢？没有这件皮斗篷，那次过草地我肯定冻死掉了……”

张大脚边说边向人们展示着她那件破烂不堪的黑羊皮斗篷，以表明她讲话向来言之有据。

隽芬从鼻子里嗤了一声：“不是饿极了，哪个愿吃它，还不卫生呢！”

张大脚摆完了斗篷，又去拖她的“俄国造”，一见那步枪，她更是心疼万分：“看看瞧，男兵们有多么馋，我这根枪背带就生生地让五班王洪魁吃掉的！”

惨不忍睹，那枪杆上的确光秃秃的，只细溜溜新拴了一截麻绳儿。妇女们又一阵哄笑。

张大脚发完言，志得意满地抱枪坐下来。她本名张蓉光，嗓粗，脚大，食量大，快人快事，行动风派也极象男子。方面军规定，女兵作战不准喊，因此，平素妇女们单独行动也只准她一人出声。

“乐观主义，要有！这个问题要注意……”冯贵珍又及时地在一边提纲挈领。“我看张蓉光同志就比较乐观主义……上次草地上吃苦麻菜，拿开水锅煮九道、煮十道都苦得很，可她一顿就吃三、四碗，吃完了还唱，‘这个草儿真不错，吃到肚子就不饿’……”

隽芬插嘴说：“谁跟她比，她是老驴变的！”

冯贵珍也笑了：“乐观主义要有……共产党只三样东西不吃：桐油、生漆、板凳腿。首长讲的。这次过草地也好不了，筹不到粮嘛……”

这时妇女中有人小声嘀咕：“二次过草地，死人死狠了，走不动，就打死，说声：‘送你革命到底……’”

冯贵珍拿眼往说话的地方一扫，声音加大了许多：“乐观主义，要有！”说话的妇女立即不作声了。

“上次过草地，咱班少枝最乐观了，她还能……她还能……”隽芬含蓄地笑了笑。

“人都走了，还说人家做甚……”张大脚白了她一眼，“人家少枝苦命，陈团长都瘫了……”

“不是说乐观主义嘛！”

“乐观、乐观，就你们跳舞的会乐观……”

正说着呢，聋大姐走进来，手上抱了一堆东西。她把那东西往屋子里一丢，吓死人！四只毛茸茸的马蹄子硬梆梆满地滚着。马蹄子露着白生生的骨碴儿，脚趾壳乌黑光亮，马蹄上还钉着马掌子，掌子上的钉子都磨秃了。

“去晚了，只分了四只蹄子。”聋大姐说。

冯贵珍也瞧着腻歪，说：“蹄子就蹄子，快收起来吧！”……一时间，大家都有些不舒服了。

张大脚突然心烦地把手上正编着的草鞋一摔，“打草鞋，打草鞋，手勒得象猴爪子，屁股都出了老茧子……不打了！”

草鞋正砸隽芬身上。她也不生气，拣起那草鞋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不打，让谁打，你这鞋子谁也打不了，人家一双用五尺绳，你要用七尺二……不是如今妇女闹解放，哪个敢要你，那还不一脚把人家踹到床底下……”

没人笑。牛屎房前立着一个人，一个年轻的女人。左手拎着小包袱，右手扶在门框上，一双凄清悲凉的大眼睛，苦巴巴地望着众人。

“少枝？”

一屋子人都怔住了。

她头一低，避开妇女们惊诧的目光，直往自己原先的铺位处奔。不想，那里空荡荡的，铺草、油布早已被人揭了去，她对着那地皮儿发呆。

“这就铺……我……我不晓得你还会回来……”张大脚手脚麻利地去抱铺草，羞答答地取出了已被她据为己有的破油布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冯贵珍问少枝。

“……”

“怎么又回转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还能上……哪去呢！”她嘴角哆嗦着，大眼睛里慢慢地沁满了一眶眼泪。

三

她刚听到这消息时没有哭，眼前昏天黑地地涌出一大团桔红色的云。那云彩好沉，鬼魅魅的，黑里头掺了红，红里头带点黄，黄里头透着亮，和头回过草地看到的云彩一模一样。

她真地觉得自己又在等他。

漫漫草地，一轮昏红的落日搁在地平线上，那样大，那样圆，一点点都不刺眼，桔红的天空和那水气弥漫的草地融成一气。他远远地下了马，牵着缰绳朝这边走来，长长的草影在萋萋地摇曳，人马叠着那团光亮蠕动，一段路，那么长，好象永无尽头。远处，悠悠地传来张大脚一声有滋有味的吆喝。“枣儿——糕——噢——”她洗净了身子，独自坐在窝

棚里一条铺开的被单上，心也随着女伴们这戏谑的喊声膨胀、急跳……

是啊，她怎么会同他认识的呢！有些事情真是命中就注定了的。

她记得她是和班里的四个女兵一块儿去九十二团送慰劳品的。那时，她还是个新近参红的小女子。圆圆脸，尖下颏，剪小西方头，耳垂上还留着戴耳坠子扎出的两眼儿。

九十二团刚打下新镇关，街上热热腾腾的，穷人们排长队等着分浮财，分放的人也是当地的积极分子，蒙着眼从楼板上往下丢米丢面丢衣裳，为得是六亲不认。一口大锅香喷喷地盛了满下子红烧肉当街摆着，在分，也是镇上豪绅家的猪子。好些手往那锅边上凑，分肉的红军一大勺一大勺地舀，有人当街就油乎乎地吃了起来。忽而发生了争执，原因是伸过来的一双手白嫩嫩的，红军就不舀了，非说人家是土豪。边上的人都解释，说是镇上的裁缝师傅。还是不分，分肉的红军搞不清裁缝算什么阶级。隽芬抱不平，上去和那分肉的战士吵，“你说是什么阶级？还不是和咱们缝纫社的妇女一样，专给你们做衣服的。”这才分了那师傅一小块肉吃。镇上还有座天主堂，堂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，被几个战士用裤带子套着脖子，拉在场院上玩。她们瞧那外国人也稀奇得很，金红的头发，蓝眼珠儿，一脸的色彩儿，身上的黑教袍五大八大，乖乖地跟着那几个一脸得意的战士走。妇女们也禁不住咯咯笑了。

因为打了胜仗，团部的人兴致很高，收了慰劳品后，留她们吃晚饭，歇夜儿。妇女们自然是欢天喜地。团长陈子昆并不晓得这安排，骑了匹雪青马从连队归来，脚上还蹬了双新缴获的皮靴儿，锃亮，带马刺儿，马刀鞘碰着挂蹬上的金

属，叮咣作响。他到时，五个女兵正站在房檐下说笑呢，可一见他，都不言语了，一齐拿眼儿盯他。

他比传说中的九十二团团长还要年轻，还要英俊。

他也勒住缰绳，在马上轮个打量她们。五个女兵那时候也都收拾得清丝丝的，一式的红领带，一色的灰布绑腿，每人的草鞋上都缀了红绒球球，军服也都是比量着身材自己做的，细针密线，连布色不匀的地方也拿碱土洗得一色色的。她们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下，检点着自己，全有些不对劲了，神态儿既喜且羞。少枝只记得自己一触那目光，紧张地头一低，双手也垂了下来，两膀子不安地向内夹，一心想用那臂膀遮住胸前鼓出的两奶子。还是隽芬大方，嚷了一句：“陈团长，把马让我们骑骑啵！”

隽芬不过是寻句话来随便说说，不想陈团长真地跃下马来，笑咪咪地递过缰绳。

女兵们你推我搡，谁也不愿意接那缰绳。

“还是少枝骑吧，你过门那场子不是骑过公公家的黑骡子吗？”隽芬轻轻一句便把她的家私给出卖掉了。

她沮丧极了，呆愣在那里，老半天没反应。

“来吧……”粗心的男人哪里领会得了那许多。乘她呆愣的空儿，陈团长一把抱起她，开玩笑似地送到马背上。

一瞬间，她的确呆了，一点儿也没挣扎，那样服贴地呆在他的臂弯里。她嗅着了一股成熟男子的汗味。

陈团长松了下马肚带，叫道：“身体朝后倾，抓住缰绳……”一记巴掌落在马屁股上，那马颠开四蹄，一溜小跑地奔开了。陈团长爽朗地大笑。

她神情迷乱地在马背上摇晃着，起初，她以为自己就要

摔下来。即便如此，她也很骄傲，那男子给了她自尊，她的心象糖似地在融化，一点儿也不想去勒那缰绳。渐渐，那马灵活的四蹄唤起了她体内某种固有的节奏，她竟能自由地随那马一块儿腾空、落地，而那每一阵颤动，都让她觉得了一种牙床生津的快感。那马沿镇边大路上奔驰，斑斓的田野迎面而来，人们纷纷地躲避在一边，一句也听不见他们在喊什么，宛如置身在昔日她那些会飞的梦里，无羁无绊。

雪青马放开奔了一阵子，又颠着小碎步自个儿转了回来。她骑在马上，香汗淋漓，双目迷离，脸腮竟如桃花一般嫣红。她瞧见女兵们那些且嫉且慕的眼神……

当晚，她怎么也睡不着。耳朵边老有只布谷鸟在晚鸣儿，一声声，幽幽的，好象来得很远，却又那般清晰。院内有株桂花树，那香气真浓，不断从窗棂空格儿里飘进来，她那身子都被这香气熏软了，心思也被那布谷鸟挑乱了，倒好象那桂花香是从她心里头溢出来的，她那心里捣腾的都是些纷纷乱乱的女人家说不清楚的滋味儿。

她们住的原是镇上的一户豪绅的客房，房间很宽，镶着原木地板儿，五个人垫着芦席子各领一方地睡在地上。月光从窗棂上泻入，屋里很亮，瞧得见女兵们五花八门的睡态。隽芬睡得很傻，她白日的妖媚是靠一种精神维持的，一旦这精神睡去了，肉体的光彩也随之消失了。她有些优越地欣赏着自家的胴体，那奶子、腰肢、小腹、大腿在月光下真象一波流动的水。她毫不羞耻地袒露它们，却不免又有些黯然神伤。是呀，当初在赵家，她不也是这么丰腴而美丽吗，一到晚上，她那刚满十一岁的小男人象只没开叫的小公鸡似的，在她身上爬来爬去……恍然间，她听到院子的走廊上有脚步